

利用“长寿”提高增长力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中期经济预测 实现高龄也可工作的社会

前田佐惠子 ·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要点】

- 日本经济的现状为增长率正在缓慢地下降
- 长寿化和劳动时间的增长使终身消费不断积累
- 为实现多样化的工作方式，消费税率提高至 15%

日本经济依托海外经济形势的好转，景气度在不断上升。但是，从中期来看，我们依然需要慎重看待日本的经济形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对经济的中期预测进行了探讨。

短期来看，世界经济形势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份的预测，2018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将达到3.9%。但是在其背后还潜伏着很多下滑的因素，从中期来看应该会减速。

首先从结构上来看，其中一个要因是显示美国长期生产能力增长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低下。这是由于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引退和壮年层的劳动意欲减退，劳动力比例在下降。另外，在中国，民间企业部门的过剩债务不断积累，可能会导致在整理不良债权的过程中陷入经济停滞或金融危机当中。



前田佐惠子 ·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欧美的宏观政策也有造成景气波动的可能性。从金融政策上来看，由于存在着对美国数次提高利率的预测，欧洲中央银行（ECB）也开始缩减资产购入额。美国的大型减税政策将使财政赤字扩大。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各国提高利息的连锁反应，股市和楼市遇冷的可能性也会提高。再加上由于美国提高关税，如果各国采取报复性措施，陷入贸易战争状态的话，世界贸易将会萎缩。

日本经济中长期的课题，依然是少子老龄化的持续。此课题从供需两方面在制约着经济的增长。在供给方面，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压低了潜在增长率。在需求方面，由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预测并不乐观，企业在国内的设备扩充或人力投资方面踏步不前，反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趋势很明显。在对涨薪的期望值极低的情况下，家庭消费势头也在减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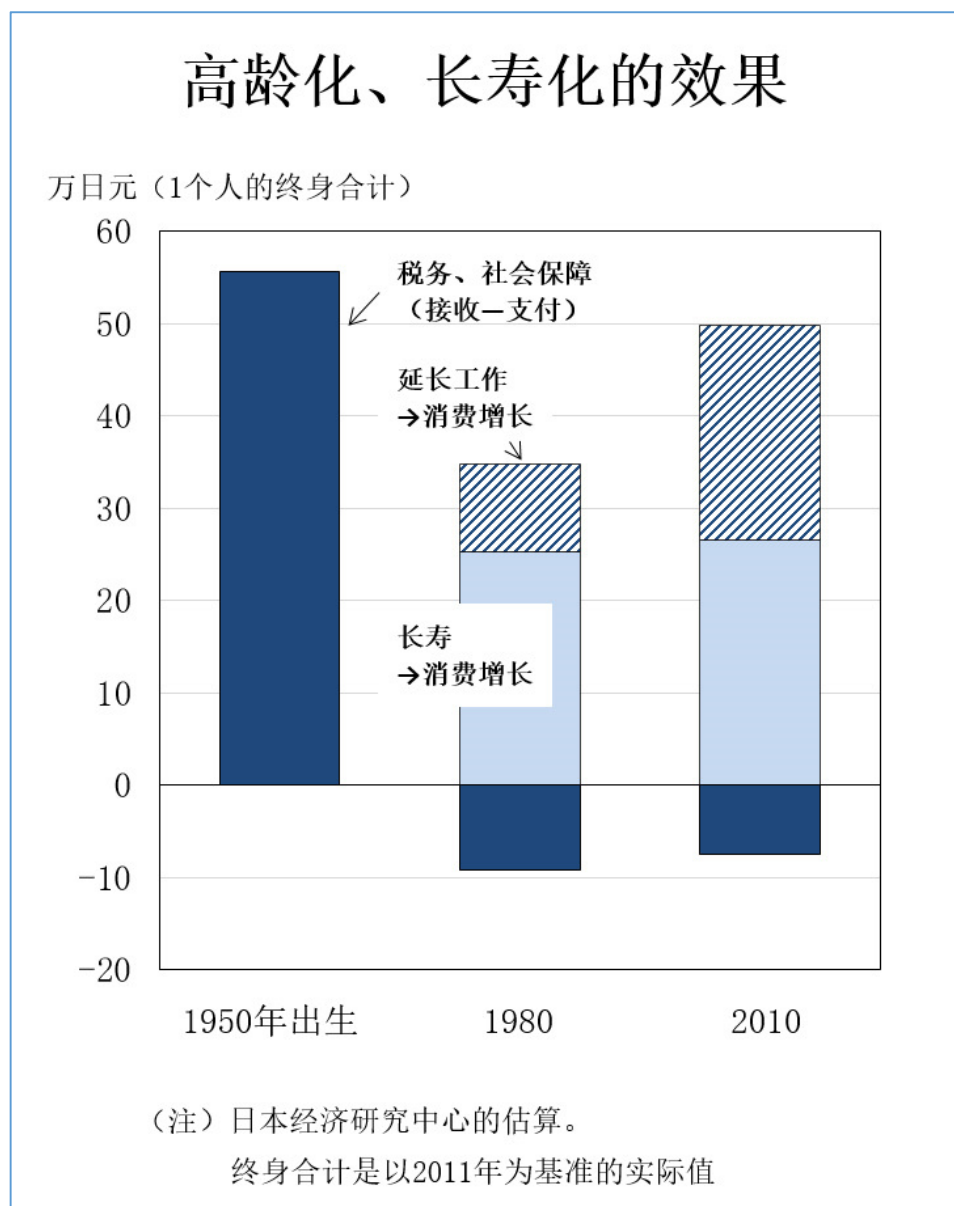
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年平均成长率，%）

年份		2011-15	16-20	21-25	26-30
标准方案	实际增长率	1.0	1.1	0.6	0.6
	名义增长率	1.3	1.5	0.8	0.9
	潜在增长率	0.7	1.0	0.6	0.5
	劳动人口	0.0	0.3	▲0.4	▲0.5
	国家、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 (名义GDP百分比)※	▲2.9	▲1.8	▲2.0	▲2.0
	国家、地方的债务余额 (名义GDP百分比)※	186.6	190.4	194.1	201.7
改革方案	实际增长率	1.0	1.2	1.4	1.7
	名义增长率	1.3	1.6	1.9	2.4
	潜在增长率	0.7	1.1	1.2	1.6
	劳动人口	0.0	0.3	0.2	0.4
	国家、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 (名义GDP百分比)※	▲2.9	▲2.0	▲1.3	0.0
	国家、地方的债务余额 (名义GDP百分比)※	186.6	189.7	182.7	170.1

(注) 2011-15 年度为实际值。※为各期间的最后一年的值。▲指负值。

在这种企业和家庭经济活动毫无改变的“标准方案”中，增长率从 2010 年代后半段的 1% 左右缓慢下降，在 2020 年代，将在 0.5% 左右浮动。19 年 10 月消费税率将提高至 10%，但这并不能填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费的扩大，政府期待的国家和地方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即使到了本预测的对象期间的 2030 年也将无法实现（参照上表）。

要转变这种趋势，就需要一个将老龄化这个危机转变为机遇的构想。日本在近10年来，男女平均寿命各延长了近2岁。日常生活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健康地生活的时间也确实变长了。日本老年学会已提议重新审视“老龄人”的定义，应该提高所谓“老龄”的年龄。



以人的寿命将增长作为前提，为了着实利用延长的健康寿命，这里提出建设高龄者也能够劳动的社会的提案。具体来说，首先以在本世纪中叶之前70岁以上的劳动参加率与当今的60岁以上相持平，以及导入退休金领取开始年龄为75岁的制度的导入为前提。在这里，将出生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50年生人，及其30年后的1980年生人，以及再30年后的2010年出生的三代人为对象，比较了各代人将受到的影响（参照上图）。

根据上图的比较可知，年轻一代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终身所得，并愈发提高了寿命延长部分的消费，同时，也产生了各代之间的差距减小的可能性。由于年轻一代的寿命本身就比年代出生的人们长一些，终身消费自然会增加。因此，年轻一代若将工作时间延长 10 年，终身所得将会增加，继而增加消费。其结果是，2010 年出生的人群，因长寿和持续劳动，预计将有近 5 千万日元的追加消费。

图中“税务、社会保障”的部分，表示的是从社会保障服务的领取额中扣除了支付的税务和社会保险费后，1 个人的终身收支。由于 50 年代出生的人的领取的终身收支为正，越年轻的世代则越会有“吃亏”了的感受。这一点常常被视为世代之间的落差。但是，若劳动力的增加，使税务、社会保险费收入增加的话，则可以降低更年轻一代的医疗、护理保险费的负担，增加可支配所得。另外，年轻一代若能将通过寿命延长和持续劳动产生的消费叠加到原本的收支之上，则可以填补与 50 年代生的人之间的落差。

然而，若要实现这个构想，就必须将大环境整顿好。首先必须要提高老年人的工作意欲。因此应当废除在职老龄年金的制度。这是因为它是工作一段时间，获得一定年收以后，退休金领取额度减少的制度，因此它将会成为老年人工作意欲减退的主要原因。另外，重新审视退休制度，弹性设置退休时间也是需要的。

在本次预测当中，也给出了实现老年人积极参加劳动的社会的“改革方案”。此构想中，在 2030 年之前，老年人将大约有 5 年左右的劳动时间延长。除老年人之外，女性劳动者的增加和外国人劳动者的积极采用也应考虑范围之内。

多样化的劳动主体离不开能够让其自由发展的雇佣合同。应在合同中明确担当的职务内容和责任范围实现任务型雇佣。为了能够照顾孩子或老人的同时继续工作，需要完善这样的办公环境以确保有此需求的人才能够持续工作。为实现以上设想，在财源上，也应分阶段将消费税率提高至 15%。

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盘，应继续积极整顿贸易和投资的环境。为停止保护主义的趋势也要继续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经济协作。国际贸易的增多与提高国内生产效率是互通的。为了能够被选为国内外企业的投资方，应将“实效法人税率”下降至 25%。

包含以上设想在内的改革方案，到 2030 年预计将达成近 2% 的增长（参照上表）。能够避开标准方案中造成压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劳动力人口减少，是异常重要的。另外，在活化企业活动之中，明确雇佣合同和劳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也最终会提高经济增长率。

今后能够达到“人生 100 年”的人还会增加。可以说构筑积极采用愈发长寿的老年劳动力的制度，最终将会提高经济整体的增长力。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8 年 3 月 16 日，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前田佐惠子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京都大学硕士。任职内阁府等后至现职。专业为公共经济学。
